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美圖  
第十六回 宋文賓失手喪身 華鼎山歎氣匿珠

柳樹春同柳興上岸而去，華鼎山亦與眾姊妹一齊往著花家莊而來。只見宋文賓在台上耀武揚威，高聲喊道：「俺家昨日連敗十餘人，華家八美，被俺打得逃走無路。今又連敗四人，可有什麼英雄好漢，快快上台見個高低！杭州柳樹春到也不曾到，來也不曾來？」柳興道：「大爺，這廝如此無禮，快快上去打死這狗才。」

樹春大怒，把海青脫下，將腰帶束好停當。大聲罵道：「三山館打不怕的狗強人，休得誇口！杭州柳樹春來了。」

飛身一跳，上了擂台。此刻宋文賓一見著呆道：「原來柳樹春還不曾死。」

只得強顏說道：「你記得南河裡鬧龍舟被俺們打下水底麼？俺只謂人死了，今日有何面目再敢上台而來？」

樹春亦罵說：「你記得三山館被我打得無處藏身，只道你潛逃滅跡，再不敢出來。那知你不怕羞恥，尚敢如此猖狂！」

宋文賓怒道：「休要多言，照打。」

二人在台上動起手來，眾姊妹與小桃、柳興立在旁邊觀看。台下閒人，看得交頭接耳，舌頭亂伸，也有曉得的說道：「這人就杭州柳樹春，他曾在六里街大鬧三山館，打倒宋文賓正是此人。你看宋文賓也是難勝他，要翻下來了。」

眾人看他二人在擂台打得有趣，個個拍手大笑。眾姊妹與小桃、柳興見樹春勝他，喜得心花怒開。樹春到了五十二次擒拿法，宋文賓漸難招架，兩臂酥麻，汗流滿背，兩足虛福樹春再到五十三次擒拿法，將宋文賓一把抓住道：「如今曉得俺手段麼？」

隨手往著台前一拋，丟在地下。宋文采一時怒聲如雷，喊將出來，與樹春接祝二人又是一番操打。先說宋文賓被樹春拋下台來，跌得頭暈眼花，爬不起來，柳興趕近前罵道：「這狗才口誇大言，如今可有何說？」

即將腳踏在背心之上，狠力蹦跳，可憐宋文賓被樹春拋下來，已是筋斷骨折，如今又被柳興在背心上蹦跳，登時一命嗚呼。六位姐妹俱皆暗喜。再說台上二人打得濃興，樹春用了擒拿法，手段果然與眾不同。宋文采招架不住，呼呼氣喘，汗流滿背。花子林在台後看見，暗暗稱奇道：「柳樹春所用俱是擒拿法，果然與眾不同。兩個教習每日誇張大言，拳法無雙，也是我一時淺見，信他一言。今朝見了樹春擒拿法，比著教習拳法，勝過萬倍。宋文賓已遭擒拿而死，我看宋文采亦非樹春對手！」

萬恐有失，即喝二人休要再打，將身踱出攔住道：「柳兄且慢動手，小弟花瓊在此。」

柳樹春一時不解，只得深深下禮。宋文采見了大怒，眉皺眼斜道：「少爺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花子林道：「你往日間自稱英雄，今日看將起來，哪裡有什麼本領？你兄弟已是死了，你不可再想差念頭。」

一邊說，一邊挽了樹春之手，入台後同坐，恭敬言談。兩旁從弟呆呆地看。宋文采氣得敢怒而不敢言。一時忍耐不住，指樹春罵道：「你是何等之人，敢與少爺對坐麼，俺與你若不再見高下，便罷了不成！」

花子林惱道：「宋文采，你在我面前，尚敢如此無禮。往日誇張本事，今日遇了對手，還不肯服。你兄弟被柳兄如拋球一般，你若還思量賭著，也是像你兄弟一樣。」

宋文采捶胸頓足道：「可憐俺兄弟死於非命，難道不要他償命？」

花子林罵道：「胡說！已然死了，抵什麼命？」

宋文采聽了這句話，氣衝牛鬥，二目圓睜，站在旁邊；心中想道：「可恨花瓊今日如此反面相待，只可憐我兄弟今日喪於此賊之手。」

花瓊即吩咐家人備了棺木收殮宋文賓，台下閒人三三兩兩說道：「為什麼打到其間，即住了手？走出個束髮紫金冠與他兩下見禮。你看那宋文采二目睜圓，在那裡立著。」

有的道：「你們還不曉得，這是花少爺有見識，看見樹春擒拿手法高強，宋文賓死的重傷，萬恐宋文采也是一樣的，一者保全自己威風，二者保全宋文采性命，所以叱祝」那華鼎山看見那宋文賓被柳興踹死之時，歎道：「巴不得也到鬼門關了。」

又見台上住手不打，滿心焦躁，為什麼正打得好看光景，竟不打了？反覺沒興。六位姐妹心裡亦自躊躇，未知是何事故？柳興道：「卻也奇怪，不知什麼心意？古語云：『明槍容易躲，暗箭實難防。待我上台一看。』

即飛身上台，只見二人對坐，笑臉盈腮，慇懃言談。宋文采怒氣沖沖，站在旁邊。柳興上前叫聲：「大爺，今朝是打擂台，為什麼來此說閒話？」

樹春道：「花少爺要我傳授擒拿手法，所以不打擂台了。過來叩見少爺。」

柳興即上前叩頭。花子林問說：「柳兄，這就是尊管麼？」

樹春應道：「正是小介。」

花子林道：「昨日觀他猴拳，卻也純熟。」

即叫家將過來，賞柳興二錠銀子。柳興說道：「多謝少爺。小的不敢領情。」

花子林道：「莫非嫌少麼？」

柳興應說：「並非嫌少，我家大爺屋裡很多的，況又無故，何敢受惠？」

花子林道：「也罷，待我慢慢提拔你便了。」

樹春叫道：「柳興你先回去，少爺要我回到府中，少頃就回。」

柳興道：「大爺早些回來的好。」

隨即下台，向眾人說明。眾位姐妹與華鼎山俱各歡然回家。花少爺即吩咐家將，拆毀擂台，唱戲酬神。自己與樹春下台，將宋文采馬匹與樹春坐騎，同歸花府。氣得宋文采呆癡無言，把這些門從盡行驅散，坐了宋文賓的馬匹，獨自悶悶回府。家人拆了擂台，演戲酬神，花子林與樹春並馬入府。到府又是一番重新見禮，分賓主而坐。那宋文采滿心不樂，悶坐書房。不必細表。當下花子林吩咐備酒，在花園內賞菊軒，欲與樹春賞菊談心，家人領命而去。花子林說道：「柳兄，聞你在杭州亦是富饒官家，有何事故到這嘉興而來？不知現寓何所？」

樹春道：「家君為官，已經亡過，只有老母在堂，非為饒富，不過聊充薪水之資而已。」

花子林道：「太謙了。我是聞名久矣，難以會面直到今朝，方才相遇，果然奇男子！擒拿手法如是精通，可是家傳的麼？」

樹春應說：「不瞞少爺，擒拿手法，並非家傳，乃是三載之前從印然和尚傳授的。只為出門尋訪師友不遇，所以暫住在東關張永林姐夫家中。算來將近四個月了。」

花子林道：「柳兄久居我地，小弟未能聞知，真恨相見之晚。」

樹春道：「少爺乃是金枝玉葉公子，只恐蛇與蛟龍，人不得班。」

花少爺應說：「柳兄不要太謙了，敢屈權住敝舍，晨昏作伴，未知柳兄意下如何？」

樹春道：「少爺要學擒拿手法，卻然容易。只恐宋教師見怪。」

花子林笑道：「什麼教師？不必介意。」

只見家人稟道：「酒席完備在菊花軒，請少爺入席。」

花子林即挽樹春之手，二人雙雙走入花園。至菊花軒，但見一片鋪金，俱是奇花異種，開來比眾不問。二人對坐，樹春說道：「多蒙少爺台愛，何不請宋教師齊來一敘？」

花子林道：「管他做甚？既柳兄意愛，即命家人去請罷。」

那宋文采獨坐書房之中，正想的花瓊這般款待柳樹春，把俺家撇在一旁，反眼相視，若不報樹春此仇，誓不為人。管教他性命在吾掌中而亡。忽見家人來到，說少爺要請教師。宋文采便問道：「少爺在哪裡？」

家人應說：「少爺同柳樹春在菊花軒。」

宋文采道：「既是柳樹春在此，俺不要去了。」

家人道：「此乃是柳大爺好意，不要錯怪了他。」

宋文采說：「既如此，你去叫他自家請罷。」

家人即將此話回復。花子林亦發著惱。樹春見宋文采不來，心中惱氣。花少爺舉懷相勸，甚是慇懃。道：「今夜小弟欲屈柳兄就在此指示，未知柳兄肯否？」

樹春道：「多蒙見愛，本該從命。但未曾辭過姐夫，另日再會罷。」

花子林道：「既然柳兄此說，待小弟打發家人擇一吉日，至期到府相接便了。」

那家人聽見少爺話說，即忙前去擇日，回來稟說：「擇了重陽佳節。」

花子林向樹春道：「就是重陽佳節日造府奉請了。」

樹春稱謝，二人言談投機，不覺紅日西沉。樹春作別起身，花少爺相送至門外而別。再說華鼎山即行回家，開了心懷，扒手扒腳入內，哈哈笑個不住道：「可笑鐵門門今日被樹春拋殺台下，做了陰間好漢。」

田氏聞言，心中也覺喜歡。忽見眾姐妹回來，鼎山見了笑道：「你們這班女光棍，平日誇張本事，據我看來，亦只平常，勿甚稀奇。杭州柳樹春，方才算得好漢！好本事，好擒拿手法！好拳法！要算第一名家的那鐵門門被他一把抓住，擦在台下如拋球一般。花少爺見他武藝高強，拳法精通，願拜他為師學了擒拿手法，必然管取富貴。」

這幾句話說得六位小姐開不出口，華太太笑臉道：「相公，那柳樹春的拳法果然好麼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甚好的極。只可惜我有些年紀了，若還是個少年後生家，願要拜他為師學了擒拿手法，在這六里街顯顯聲名，豈不是好？」

說罷，長吁短歎起來。華太太看見如此，便叫眾女兒各進房去罷。即問說：「相公為何歎息？」

華鼎山應道：「我想悔恨前日，吞吃移墨珠，不肯還他。被他大鬧廳堂，是我一刻念差。若不然，招他為坦腹東牀，豈不是難得之女婿？今朝見他行為前程，實未可量，我與你膝下無子，空了豪富，若不是前番吃移墨珠之事，招了此人為婿，豈不是你二人老年靠山？今日實在追悔前非！」

華太太聞言，心中也覺好笑：「惟你不知我早已許下的了。」

夫妻正在廳堂閒話，忽見家人報說：「柳大爺在外要見老爺。」

華鼎山聽見，一時大喜，連忙抬身迎接。二人挽手入內至廳堂，華太太亦在那裡，各各見禮，坐下茶罷，華鼎山道：「柳兄今日得勝擂台，真堪恭喜，夫人快些吩咐備酒與柳兄慶賀。」

樹春稍謝，又說些套談，霎時間酒筵已備。內堂眾姐妹俱各男妝一齊出來，廳堂之上，華鼎山夫妻朝南坐下。樹春獨自坐在東首，眾姊妹坐在西首。大家入席，開懷暢飲。席間華鼎山與樹春談家世。再說柳興自己回家，把樹春打勝擂台，花少爺要他傳授擒拿手法的話，一路嚷將進來。

張永林夫妻聞知，俱皆大喜。張金定得知，一時心中亦覺快活。柳大娘見天色已晚，正叫柳興去接，只見樹春已進入內堂。見了姐姐姐夫二人，又是一番贊美。樹春便把花家擇了九月初九重陽之日，要前來迎小弟到他家傳授擒拿手法，說了一遍。永林道：「舅兄，你令堂在家懸望，還是回家省親，以免伯母掛懷為是。」

樹春應道：「姐夫所說極是。怎奈花瓊多情待我，今已允許，不可失信。」

且按下郎舅二人閒談，再說華鼎山有意欲招樹春為婿，又不好開口，田氏道：「相公既有招他為婿之心，何不央個媒人說合。聞張永林是他姐夫，彼此俱是親道相關何妨一煩？」

華鼎山道：「既如此說，待我明日打發家人前去請他便了。倒要備了酒席請他，方足敬重。」

田氏問道：「未知到底要將哪個女兒許他？」

鼎山道：「愛珠是親生的，便把愛珠配他。素貞是過繼的，慢慢再尋一個對子便了。」

田氏道：「相公說哪裡話？素貞雖不是親生，姐妹尤如一般。我們一齊許配他，女兒們亦不見怪我們偏心。」

華鼎山大喜。